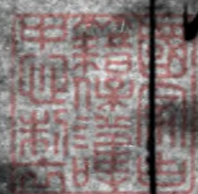


蘇老泉嘉祐集卷之十二

眉山蘇洵

上韓丞相書



洵年老無聊家產破壞欲從相公乞一官職非敢望如朝廷所以待賢俊使之志得道行者但差勝於今粗可以養生遺老者耳去歲家朝廷授洵試校書郎亦非敢少之也使朝廷過聽而洵僥倖不過得一京

官終不能如漢唐之際所以待處士者則
京官之與試銜又何足分多少於其間而
必為彼不為此邪然其所以區區無厭復
有求於相公者實以家貧無貲得六七千
錢誠不足以贍養又况忍窮耐老望而未
可得邪凡人為官稍可以紓意快志者至
京朝官始有其髣髴耳自此以下者皆勞
勛苦骨摧折精神為人所役使去僕隸無

幾也然天下之士所以求之如不及得之
而喜者彼誠少年將有所忍於此以待至
於紓意快志者也若洵者計其年豈足以
有待邪今且守選數年然後得窺尚書省
門又待闕歲餘而到任幸而得免於負犯
廢放又守選又待闕如此十四五年謹守
以滿七八考又幸而有舉王五六人然後
敢望於改官當此之時洵蓋七十矣譬如

豫章橘柚非老人所種也洵久為布衣無
官長拘轄自覺筋骨踈強不堪為州縣趨
走拜伏小吏相公若別除一官而幸與之
願得盡力就使無補亦必不至於恣睢漫
漶以傷害王民也今朝廷糊名以取入保
任以得官苟應格者雖屠沽不得不與何
者雖欲愛惜而無由也今洵幸為諸公所
知似不甚淺而相公尤為有意至於一官

則反覆遲疑不決者累歲嗟夫豈天下之
官以洵故冗邪洵少時自處不甚卑以為
遇時得位當不鹵莽及長知取士之難遂
絕意於功名而自託於學術實亦有得而
足恃自去歲以來始復讀易作易傳百餘
篇此書若成則自有易以來未始有也今
也亦不甚戀於一官如必無可推致之
理亦幸明告之無使其首鼠不決欲去而

遲二也世人施恩則望報苟有以相博則叩之也易今洵已潦倒有二子又皆抗拙如洵相公豈能施此不報之恩邪相公往時為洵言欲為歐陽公言子者數矣而見輒忘之以為怪洵誠懼其或有意欲收之也而復忘之故忍恥而一言不宣洵再拜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四月二十三日將仕郎守霸州文安縣主

簿禮院編纂蘇洵惶恐再拜上書昭文相公執事洵本布衣書生才無所長相公不察而辱收之使與百執事之未平居思所以仰報盛德而不獲其所今者先帝新弃萬國天子始親政事當海內傾耳側目之秋而相公實為社稷柱石莫先之臣有百世不磨之功伏惟相公將何以處之古者天子即位天下之政必有所不及安席而

先行之者蓋漢昭即位休息百役與天下
更始故其為天子曾未逾月而恩澤下布
於海內竊惟當今之事天下之所謂最急
而天子之所宜先行者輒敢以告於左右
竊見先帝以儉德臨天下在位四十餘年
而宮室遊觀無所增加幃簿器皿敝陋而
不易天下稱頌以為文景之所不若今一
旦奄弃臣下而有司廼欲以末世葬送無

益之費侵削先帝休息長養之民掇取厚
葬之名而遺之以累其盛明故洵以為當
今之議莫若薄葬竊聞頃者癸酉赦書既
出郡縣無以賞兵例皆貸錢於民民之有
錢者皆莫肯自輸於是威之以刀劔驅
之以笞箠為國結怨僅而得之者小民無
知不知與國同憂方且狼顧而不寧而山
陵一切配率之科又以復下計今不過秋

冬之間海內必將騷然有不自聊賴之人
竊惟先帝平昔之所以愛惜百姓者如此
其深而其所以檢身節儉者如此其至也
推其平生之心而計其既沒之意則其不
欲以山陵重困天下亦已明矣而臣下乃
獨為此過當逾禮之費以拂戾其平生之
意竊所不取也且使今府庫之中財用有
餘一物不取於民盡公力而為之以稱遂

臣子不忍之心猶且獲譏於聖人况夫空
虛無有一金以上非取於民則不獲而冒
行不顧以徇近世失中之禮亦已惑矣然
議者必將以為古者君子不以天下儉其
親以天下之大而不足於先帝之葬於人
情有所不順洵亦以為不然使今儉葬而
用墨子之說則是過也不廢先王之禮而
去近世無益之費是不過矣子思曰三日

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
耳矣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勿
之有悔焉耳矣古之人所由以盡其誠信
者不敢有畧也而外是者則畧之昔者華
元厚葬其君君子以為不臣漢文葬於霸
陵木不改列藏無金玉天下以為聖明而
後世安於太山故曰莫若建薄葬之議上
以遂先帝恭儉之誠下以紓百姓目前之

患內以解華元不臣之譏而萬世之後以
固山陵不拔之安洵竊觀古者厚葬之由
未有非其時君之不達欲以金玉厚其親
於地下而其臣下不能禁止僂俛而從之
者未有如今日之事太后至明天子至聖
而有司信近世之禮而遂為之者是可深
惜也且夫相公既已立不世之功矣而何
愛一時之勞而無所建明洵恐世之清議

將有任其責者如曰詔敕已行制度已定
雖知不便而不可復改則此又過矣蓋唐
太宗之葬高祖也欲為九丈之墳而用漢
氏長陵之制百事務從豐厚及群臣建議
以為不可於是改從光武之陵高不過六
丈而每事儉約夫君子之為政與其坐視
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
救百姓之急不勝區區之心敢輒以告惟
拜

與梅聖俞書

聖俞足下揆間忽復歲晚昨九月中嘗發
書計已達左右洵間居經歲益知無事之
樂舊病漸復散去獨恨淪廢山林不得聖
俞來叔相與談笑深以嗟惋自離京師行
已二年不意朝廷尚未見遺以其不肖之

文猶有可者前月承本州發遣赴闕就試
聖俞自思僕豈欲試者惟其平生不能區
區附合有司之尺度是以此窮困今乃
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萬里以就試不亦
為山林之士所輕笑哉自思少年嘗舉茂
才中夜起坐裹飯携餅待曉東華門外逐
隊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據案其後每思至
此即為寒心今齒日益老尚安能使達官

貴人復弄其文墨以窮其所不知邪且必
求叔之言與夫三書之所云皆世之所見
今千里召僕而試之蓋其心尚有所未信
此尤不可苟進以求其榮利也昨適有病
遂以此辭然恐無以荅朝廷之恩因為上
皇帝書一通以進蓋以自解其不至之罪
而已不知聖俞當見之否冬寒千萬加愛

荅雷大簡書

太簡足下前月辱書承諭朝廷將有及
且教以東行應詔旋屬郡有符亦以此見
遣承命自笑恐不足以當遂以病辭不果
行計太簡亦已知之僕已老矣固非求仕
者亦非固求不仕者自以閒居田野之中
魚稻蔬筍之資足以養生自樂俯仰世俗
之間竊觀當世之太平其文章議論亦可
以自足於一世何苦乃以衰病之身委曲

以就有司之權衡以自取輕笑哉然此可
為太簡道不可與流俗人言也嚮者權書
衡論幾策皆僕閒居之所為其間雖多言
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於世乃歐陽永
叔以為可進而進之苟朝廷以為其言之
可信則何所事試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
而其一日倉卒之言又何足信邪恐復不
信祇以為笑久居閒處終歲幸無事昨為

州郡所發遣徒益不樂尔楊旻至今未歸
未得所惠書歲晚京師寒甚惟多愛

與楊節推書

洵白節推足下往者見託以先丈之埋銘
示之以程生之行狀洵於子之先君耳目
未嘗相接未嘗輒交談笑之歡夫古之人
所為誌夫其人者知其平生而閔其不幸
以死悲其後世之無聞此銘之所為作也

然而不幸而不知其為人而有人焉告之
以其可銘之實則亦不得不銘此則銘亦
可以信行狀而作者也今余不幸而不獲
知子之先君所恃以作銘者正在其行狀
耳而狀又不可信嗟夫誰執然余傷夫人
子之惜其先君無聞於後以請於我我既
已許之而又拒之則無以卹乎其心是以
不敢遂已而卒銘其墓凡子之所欲使子

之先君不朽者茲亦足以不負子矣謹錄
以進如左然又恐子不信行狀之不可用
也故又具列于後凡行狀之所云皆虛浮
不實之事是以不備論論其可指之迹行
狀曰公有子美琳公之死由哭美琳而慟
以卒夫子夏哭子止於喪明而曾子箴之
而况以殺其身此何可言哉余不愛夫吾
言恐其傷子先君之風行狀曰公戒諸子
無如鄉人父母在而出分夫子之鄉人誰
非子之兄與子之舅甥者而余何忍言之
而况不至于皆然則余又何敢言之此銘
之所以不取于行狀者有以也子其無以
為恠洵白

與吳殿院書

洵啟京師會遇殊未及從容屬家有變故
蒼遽西走遂不得奉別快悵不可勝言也

嚮每見君侯談論輒盡歡而在京師逾年
相見至少誠恐憲官職重是以不敢數數
自通然亦老嬾不出之故及今相去數千
里求復一見不可得也曩曾議及故友史
沆骨肉淪落荆楚間慨然太息有收恤之
心沆有兄經臣者雖卧病而志氣卓然以
豪傑稱鄉里使得攝尺寸之柄當不鹵莽
常以為沆死而有經臣者在或萬一能有

所雪今不幸亦已死矣追思沆平生孤直
不遇而經臣亦以剛見廢又皆以無後死
當其生時舉世莫不讐疾惟君侯一人獨
為哀閔而數年間兄弟相繼淪喪使仁人
之心不克少施嗚呼豈其命之窮薄至於
此邪經臣死家無一人後事所屬辨於朋
友今其家遺孤骨肉存者獨沆有弱女在
襄州耳君侯尚可以庇之使無失所否則

遠未能一一伏惟裁悉不宣洵白

謝趙司諫書

洵啓鄉家居眉陽以病嬾不獲問從者常以為閣下之所在聲之所振德之所加士以千里為近而洵獨不能走二百里一至於門縱不獲罪固以為君子之弃人矣今年秋始見太守竇君京師乃知閣下過聽猥以鄙陋上塞明詔不知閣下何取於洵

也洵固無取然私獨喜以為可辭於世者其不以馳騫得明矣洵不識閣下然仰聞君子之風常以私告於朋友特恨其身之不肖不得交於當世以徧致閣下之美所告者皆饑寒自謀不暇之人雖告而無益然猶以素不相識之故得免於希勢苟附之嫌是其不識賢於識也今世之所尚相見則以數至門為勤不相見則以數致書

為忠夫數至門者虛禮無用數致書者虛
詞無觀得其無用與其無觀而加喜不得
而怒此與嬰兒之好惡無異今閣下舉人
而取於不相識之中則其去世俗遠矣寓
居雍丘無故不至京師詹望君子日以復
日頃者朝廷猥以試校書郎見授洵不能
以老身復為州縣之吏然所以授者嫌若
有所過望耳以閣下知我故言及此無怪